

有滋有味·

## 栀子花开

柯廷宏



栀子花的蕾愈发大了，像圆形的蜡头儿，蕾尖处的绿色变淡，已裹不住内里的白，胀得几乎就要破裂。这让我很兴奋，差点跳将起来。

关注这栀子树，始于去年冬天。那时我刚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工作之余，喜到院里踱步。院子空荡荡的，只有两颗不知名的树，枝丫还光秃秃的，为冬日平添寂寥。而在院的西南角，我看见有颗栀子树，周遭满是枯萎的蒿草，却没能挡住那蓬绿意。

栀子树的主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卵圆叶片很厚实，翠绿中泛着光泽。从其个头上看，应该有些年头；可眼下的生长环境，确实是差了点。自从发现它以后，我每天都要瞅瞅，除草松土，修剪枝丫，还自掏腰包，为其施肥。

我原本不算是爱花的人，叫出

名的花认不了几种。农村长大的孩子，看得最多的是山花。“山花不解人世艰，一遇春风便嫣然”，春来自开，不觉其美。在农人眼里，野花不算花。农人常年忙于田野，很少有人养花弄草，村上只有一户人家，院子里有颗栀子树，花开的时候，足有上百朵。

那户人家的儿子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为了讨好他，我送他锅巴吃，还自愿扮演偷地雷的鬼子，让他扮演八路军武工队。无非是想讨几朵花，拿回家中用水养着，可那娃儿翻脸像翻书，有时候很难达到目的，让人很生气，又无可奈何。我在心里骂他，却不忘发誓，要在院里栽满栀子花，花开的时候，想给谁就给谁。儿时的誓言，多天真好笑，还没等长大，就忘个干净。

我也曾在自家院内，种过一颗栀子树，眼瞅到了开花的树龄，我偏又因故搬走了。听说，在我搬走

的次年，那树就开出许多花，花香溢出了小院，新主人高兴无比，邻居们都念叨我。自从搬离小院以后，我就没再养过栀子花，然栀子花开的时候，我喜欢买上几朵，放在室内用水养着。栀子花瓣洁白无瑕，摸上去很有质感，像婴幼儿的皮肤，光滑细腻；花香清新馥郁，没有任何杂味，连挑剔的儿子也说，沁人心脾。

昨夜飘了场细雨，栀子树挂满了露珠，叶片光洁，青翠欲滴，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有几朵花已绽开。碧绿色的外缘散开，绽放出雪白的花瓣，犹如玉琢琼雕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；有朵羞羞答答地展开两三片花瓣儿，像小孩儿探出脑袋小心地往外瞧；“色疑琼树倚，香似玉京来”，我情不自禁俯身，贪婪地吸上两口，清香扑鼻，神清气爽。花香不能独自赏，我顺手摘下两朵。

我把花放在办公桌下，女同事就兴冲冲进门，可刚在办公桌前坐下，就接连打起了喷嚏。我正感到纳闷，听同事大声道，是不是有栀子花，你快点帮拿出去！

我压根儿没有想到，同事对栀子花过敏，闻香则喷嚏不断，鼻涕眼泪一起流。原以为花香人人爱，可竟然有人闻不得，女同事的境遇，让我陷入了沉思。记得四年前，我一心让儿子学医，可他选择了别的专业，这让我深感遗憾。好在在大学期间，儿子的成绩优异，而且通过自己努力，考入“双一流”高校读研。可我仍难以释怀，认为不如学医理想，可就在此刻，我忽就释然了。公认的好东西，未必适合所有人，而自己喜欢的，才是最佳选择。

诗品时空·

## 风情万种南湾湖

黄振国

南湖水

桐柏山，泝水源；群山翠，山花艳。  
巍巍大坝舞长龙，碧波荡漾行舟船。  
流水滚滚发电忙，清泉徐徐灌农田。  
申城人民大水缸，福泽万千百姓间。

南湾鱼

水清澈，鱼儿欢；无公害，纯天然。  
群山环壑水面广，鱼儿得水自悠闲。  
美味佳肴人喜爱，宾客无不笑开颜。  
声名远扬南湖鱼，谁不夸它味道鲜！

南湖岛

天蓝蓝，水涟涟；浪朵朵，帆点点。  
大岛小岛一座座，鸟岛猴岛游人喧。  
岛上风情各不同，花香果红茶歌欢。  
豫风楚韵百岛湖，神州大地美名传。

南湖秀

风习习，花丛丛；雪皑皑，月溶溶。  
放眼四野满目秀，绿水青山郁葱葱。  
白鸥轻盈蓝天舞，野渡人归舟自横。  
我把南湖比西子，曼妙风姿千万种！

## 初游董寨国家 鸟类自然保护区

钱云飞

林深蔽日水清凉，百鸟朱鸕飘五洋。  
子夜树梢禽对话，午时川野雉回翔；  
茶苗嫩嫩枪芽绽，溪绿潺潺池静塘。  
山道蜿蜒宽处秀，芳香胜地酒旗扬。

## 悼二月河千古

钱云飞

凌解黄流二月河，落霞三部圣情科。  
十年军旅无颜露，半世帝王凝史窝；  
艺术精通非挑剔，体察热性见胸豁。  
重疾困扰拨云碧，永隔天人掩泪歌。

朝花夕拾·

## 母亲

马成祥

昨天夜里一直睡不着，想起了我的母亲。

我家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池塘。那年天也冷一些，早晨起来一看，池塘已经结冰了。只见母亲拿上板锄，到了塘边举起板锄，就把水面上的坚冰砸碎了，水溅了出来。母亲回来，担起水桶开始浇菜，等我们弟兄几个吃完早饭，母亲才回来，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。

父亲一早就出去了，来找他的人特别多。快吃晚饭了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母亲总让我出去看看父亲回来没有，我很愿意出去看父亲回来，因为母亲挖葱了，早晨母亲浇水疏松菜地，就是方便挖葱。平时都是母亲和父亲把葱择好打成捆，父亲第二天上城里去卖，我和弟弟们就可以吃上油果或者油麻花等一些好吃的东西了。可是我出去了好几次，仍然不见父亲的踪影。母亲很着急，我也很着急，因为葱挖了捆得不好，第二天又没卖出去就会捂坏。母亲不会捆，此时还是硬着头皮捆了两捆。父亲说，城里人

都爱好看，葱要捆得好看，否则城里人就不很爱买。母亲很羡慕父亲的手艺，就是自己学不来。因此每次挖葱都是母亲的事，捆葱就由父亲来做，母亲在一旁择葱，就是把葱上的老死叶子去掉，然后递给父亲。

天黑下来了，父亲没有回来。到吃完晚饭，父亲仍然没有回来。第二天早晨，父亲回来了，母亲很生气地问父亲，葱捂坏了怎么办，父亲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葱是父亲头天就让母亲挖的。没有办法，葱只好撒开放，晚上再捆。

第二天还没吃完早饭，就有几个人来找父亲解决问题。晚上，母亲出工回来了，父亲又不在，母亲只好把撒开的葱收拢在一起，等着父亲回来。可是到了夜里，父亲又没有回来，母亲没有睡，我也不睡了，因为我最大，有时还可以帮帮母亲。

终于，母亲动手了，把准备好的稻草打成绳状，让我把葱递给她，因为母亲捆得很慢，简直像是

在绣花。一夜又过去了，第三天早晨，母亲把葱装在菜篮子里，依着门框望着外面，等了好长时间，父亲依然没有回来。母亲狠了狠心，决心自己去把葱卖掉，一个2分的早工也不要了，学着父亲的模样，把秤拿上，担着菜篮子出去了。我真替母亲担心，因为母亲不识字。母亲只认识“大”字，因为我们管母亲叫“大”。有一次我正在做作业，母亲就问“大”字怎么写，我就顺手写了一个“大”字，母亲就记下了。

母亲回来了，没给我和弟弟买吃的，我和弟弟都不高兴。父亲中午回来了，母亲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很高兴地对父亲说，葱已经卖了，父亲有些奇怪，母亲把秤拿过来，用手指着秤花，说上面的斤数。父亲欣喜万分，又告诉了母亲怎样用秤的具体方法。从此以后，母亲又担负起家里卖菜的任务，而我和弟弟还是希望父亲能够去卖菜，因为母亲不像父亲那样买吃的东西给我们。